

陈舜俞:人生莫作等闲别

——上海两千年历史人物考(十四·下)

上海人物记

本报记者 郭泉真

今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古镇景区的施王庙内,有一口八角形青石井,“为海慧寺(宋代)寺内众僧饮用井”,据说是海慧寺跨越千年的唯一遗迹了。

海慧寺,似应即1064年陈舜俞为之下写“非作非止,孰溺孰载”的《海慧院经藏记》一文所记对象“海惠院”。

陈舜俞当时可能见过的一个小孩吕益柔,后来在石碑上刻了船子和尚的名篇“拨棹歌”——详见“上海两千年历史人物考”第三篇《船子和尚》:北宋前贤吕益柔,感动于父亲遗编中的船子和尚拨棹歌“篇篇可观”,特地一首首抄录出来,赠送给“海惠乡老”,刻石供“禅客玩味”。

就是这份感动与这个举动,让陈尚君眼中“上海文学史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”、与张志和同为中华文化从诗到词重要人物的船子和尚,所写39首拨棹歌得以幸存、传世,并在一千多年后被施蛰存偶然“惊喜”发现。上海千年,文脉如水。

打动吕益柔的,也曾打动陈舜俞,他写下这样一首诗:“钓竿无竹不空船,事去朱泾不记年。一句弗由他物得,此心知与么人传。”

朱泾,今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,船子和尚垂钓渡人地。钓竿无竹,他的钓竿是直钩。不空船,他的拨棹歌有一句很出名:“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他传道给弟子夹山时,不让对方说话,只求心中的开悟:“弗由他物得,此心知。”

陈舜俞诗中的“弗由”“么人”,亦似陈尚君指出船子拨棹歌的古沪语痕迹,例如“长道无人画得伊”“甚么波涛扬得伊”中的“伊”。

直到随后去南宫为官,陈舜俞似一再怀念上海,写下“泽国生涯有钓舟”“梦随春水宿渔船”。

7. 苏洵

面对南阳太好春光,年已四十不惑的陈舜俞连连感叹:“四十无闻得自安……东风吹泪落阑干”“屈指光阴已半生”“齿发今年老去年”。

他曾为40岁贫家女写诗,却句句像说自己:“贫女四十无人问,不傅(敷)铅华水梳鬓。非关颜色不如人,不肯出门羞失身……”

然而人生从不因悲叹收手,刺激与打击又接踵而来。

他41岁时,苏洵逝世,苏轼为父亲请得“光禄寺丞”以葬——这正是陈舜俞当年向族人立志却始终求而不得的葬父方式。

同年,宋英宗命大臣举荐20人,无陈舜俞。

他42岁时,苏洵归葬,133人致祭文,堪称“哀荣”。

他43岁时:二月,新帝宋神宗命大臣举荐20人,无陈舜俞;三月,刚任任职邓州、为陈舜俞上级的钱公辅,被成功举荐入朝;四月,王安石破例“越次入对”,被宋神宗重视;五月,大臣郑獬保举陈求古换官成功,但也保举的陈舜俞却无果;六月,同在邓州的官员唐赋获朝廷褒奖,陈舜俞唯有祝贺;七月,王安石的弟弟以布衣之身被赐进士及第……

一切扑面而来,拳拳带风,“热辣滚烫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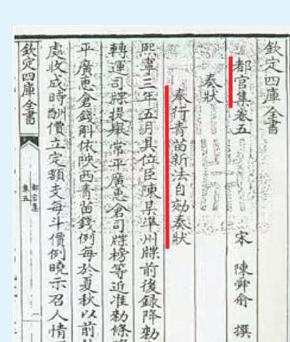
就在此时,京师罕见地三次地震。陈舜俞再次出手了:上书言天变,建议停郊祀。

然而《宋史》载:十一月,祀天地。没听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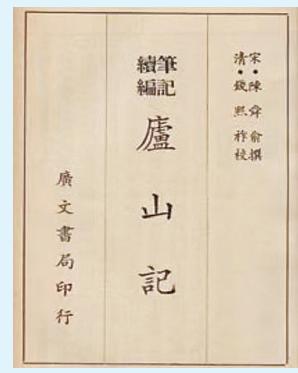
一般都说陈舜俞45岁在山阴为知县,不过记者查阅,北宋熙宁二年他44岁时的“潘君及其夫人”墓志铭碑文显示:撰写者陈舜俞的头衔有“朝奉郎、守国子博士,新差知越州山阴县事”。

新差,研究者周佳谈到:宋代官员凡新授职务可称“新授某官”,往往半年,类似“试用期”。

熙宁二年距陈舜俞出任南阳知县也正好4年,符合“四岁一磨勘”任



陈舜俞撰《都官集》为青苗法上书一文(局部)



陈舜俞撰《庐山记》书影



枫泾古镇景区里纪念陈舜俞的壁雕(均资料照片)



枫泾古镇景区里的陈舜俞塑像

满。

碑文还写着明确日期:潘君与夫人“四月二十三日”合葬。

这样看,陈舜俞似最晚在自己44岁时的熙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前便已就任山阴。

从南阳去山阴要经过淮河。或许也正在熙宁二年春天从南阳赴任山阴的路上,陈舜俞看到淮河因春旱水小,被合流之水变浊,于是写下了一首很关键的诗。诗中写道:

“中人可移性,鲜克始终惇(淳厚;淳朴)。夙夜念淮水,清心大吾源。”

中人,“可与为善,可与为恶,是谓中人”。

鲜克——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,无不有初心,很少得始终。

陈舜俞的意思是:淮河自己弱小了,于是被同流变浊;身处中间地带的人可善可恶,最初淳朴的人往往有始无终。

所以他告诫自己:要夙夜牢记淮水之变,不断清洁内心,壮大本源,才能善始善终。

也就是他写过的那句话——我为法轮,“致远由己”。

这一年九月,行青苗法。次年正月,推青苗法。四个月后,朝廷下诏批评欧阳修擅停青苗法。

《辞海》对“王安石变法”的解释是:“北宋中叶,积贫积弱局面日益严重……变法使国家财政情况有所好转,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”,但同时“由于新法触犯既得利益者权益,且推行太急,官吏又奉行不善,产生不少问题,遭到韩琦、司马光、文彦博等的强烈反对”。

改革不易,其实针对时弊,要富国强兵、励精图治,求太平有为,这一点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、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与王安石、陈舜俞与王安石,乃至苏轼与王安石,基本立场并不对立。

许多年后,苏轼与王安石还相见甚欢。君子坦荡荡。

但熙宁三年五月,应已到任一年多、对民情有所了解的陈舜俞上书:青苗法实际操作不善,可能让百姓“别为一赋”。

要知道,这个五月,正是著名如欧阳修也被下诏批评之时。

写下《苏轼十讲》一书的朱刚先生,专门思量过陈舜俞称青苗法可能“别为一赋”之说,并通过模型演算感到:应该是符合事实的。他谈到,陈舜俞受苏轼等人推崇,主要就因为指出青苗法的实质是无端多出一种赋税,“东坡后来对‘新法’表示过部分接受

的态度,但对青苗法,则始终痛恨。这也跟陈舜俞有关”。

写下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苏轼,当年是一路拿着老友陈舜俞的遗著《庐山记》,“且行且读”的。

而他真正注意陈舜俞,或许正始于这次上书。

五、苏轼

8. 李公麟

五月上书后,很快在六月,陈舜俞被贬为“监南康军盐酒税”。

军为宋代行政区划名,南康军治地在今庐山市。

这是他一生职场最严重的挫折了。

逆境中,陈舜俞给自己、给这段时光一个交代:专心完成了一件流芳后世的作品。

一方面,他似在庐山写下了“不如归听华亭鹤,耆旧于今亿二龙”,再次怀念上海,向往“二陆”遗风。

同时,他“昼则山行旁抄,夜则发书考订”,只用了短短60天就在友人刘涣的材料基础上,写就五卷详尽严谨、图文兼备的《庐山记》。

数百年后,纪晓岚等在四库提要不吝称赞:“北宋地志,传世者稀。此书考据精核……犹可宝贵。”

光凭这本书,便已可传世。陈舜俞没有自弃。

一封友人的回信也可印证:信中说得知他“至官甚善,不以迁谪介意”,称赞他“当世贤豪”,“公余揭窗,对云而坐……下视尘俗,超然自乐,虽白乐天(即白居易)九江之时,何以过之?”

记者一查才知:这位回信的友人,是北宋著名高僧明教大师。

就像和陈舜俞一起游庐山的人中,其实还可查见一位负责“画为图”的李伯时,是中国画史的顶级画家、大名鼎鼎的李公麟——他字伯时,号龙眠居士,被视为“宋画第一人”。

查史料可知:陈舜俞贬官那年,李公麟考中进士,后正任“南康尉”。清代孙岳颁《御定佩文斋书画谱》也显示:李公麟为“陈仲(似应为‘令’)举贤良”,画过骑牛游山图。

在陈舜俞身边似乎总会出现名留史册的人,这似乎并非偶然。

他到庐山第二年,写下《爱莲说》的人也来了。

9. 周敦颐

56岁逝世的周敦颐,54岁筑室于庐山一小溪上,取老家所居濂溪以名之,亦作濂溪。

陈舜俞的《濂溪》一诗,似描述了拜

访见闻:“岂无城中居,高墙围大屋。爰此原野间,山静溪水绿……客来好风日,浊酒醉篱菊。”

相比这里写的逃离“城中居”、隐居东篱下,此时的陈舜俞,在为上海寺院写的又一篇记中,心境又臻新境:

“尘法虽外,其心则我。苟离见闻,则无有佛。”

前八个字,立意与“致远由己”一样。但后八个字,不由得让人惊叹:与船子和尚何其相似。

上一篇“上海两千年历史人物考”写过,北大朱良志教授谈到:相比张志和的“乐在风波”,船子和尚是“混迹尘寰”,他将一味追求遁迹江湖的隐者视为“痴儿”。

“大钧何曾离钩”,船子的禅理不是对钩的行为的回避,而是就在贪婪的波涛中放下生命体验的钓线,由此实现超越。

陈舜俞文中也写道:“庶诸相而求解脱,未足与语‘道’者也。”

逃避自古非正道。

陈舜俞这篇记写的华亭县天台院,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松江一中操场北边。他为上海留下记载:当年这里有高达十六尺的西方弥陀之像,“岿然垂臂,若将援弱”。

同在这个春天,苏轼给刘涣之子写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诗:“庐山自古不到处,得与幽人仔细穷。”幽人,隐士,指的是陈舜俞吗?

八月,欧阳修卒。九月,郑獬卒。次年六月,周敦颐卒。同年八月,取消制科。

这一年48岁的陈舜俞,似乎还曾在鄱阳江头,遇见过阔别30年的通慧大师净务。对方早年见过他的父亲,陈舜俞流泪写道:“口诵先子诗,别来三十春。我悲不忍听,泫然泪沾巾。”

唯有时光,滚滚向前。

10. 司马光

陈舜俞的时光,还剩最后3年。

第一年,49岁的他似南康军任满(一说“遇赦还乡”),回到上海白牛村。

这一年四月,司马光上书神宗:“臣伏读诏书,喜极而泣。”同月王安石罢官。

同在这个月,陈舜俞为友人与苏轼之别写道:“莫恨明朝又离索,人生何处不匆匆。”

他与苏轼的交往,从此在史料中渐密。

五月,苏轼书陈舜俞所作《施食生记》,陈舜俞为苏轼写诗。

七夕,苏轼似为陈舜俞写词。

中秋,陈舜俞为苏轼写诗。

九月,两人同游杭州灵隐兴圣寺,同到湖州贺太守李常得子……

就在此次湖州之行中,他写下了那句:“人生莫作等闲别”。

他在意的,已经不是人生的结果,

而是活出生命的品质。

有趣的是,引他写出这句话的,又是一位中华文化历史名人——北宋大词人“张三影”。

11. 张先

写下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“帘压卷花影”“堕轻絮无影”这“三影”的张先,也是湖州人。他们此次湖州之行有场邂逅,颇似白居易在浔阳江头——

友人家中有位侍婢,早年是大将范滂府上歌女,在宴会时见过张先。这次她从窗户认出旧人张先,“感旧泣数行下”,众人也为之“恻然”。

陈舜俞就此写下:

“朱门出后身轻转,往事消沉无处觅……劝君收泪听我歌,聚散有命可奈何。君不见,陇头水,入海不知几千里。又不见,风中花,吹向千家万户家。人生莫作等闲事,别去大老空咨嗟(叹息)。”

他确实勘破了——勘破了人生无常的一面,勘破了时光、往事、聚散、万家。那田埂间的水想最终入海,不知要走几千里。那风中的花被命运掌控,一如人间千万家。最消沉的是已无从找寻,往事再痛苦悲伤,在时光面前都将烟消云散。最现实的是出门“身轻转”,曾经再灯红酒绿,在势利面前都会不值一提。

如果看过陈舜俞一生,这又何尝不是写他自己?

然而,最难能可贵的是,是他笔锋一转——最后两句迥异寻常笔墨:即便如此,也要不负此生,但“莫等闲”。

看清了生活的真相,依然热爱。

永远持正,永远进取。

这是陈舜俞的人生华章,也正与苏轼从骨子里相契。

这恐怕才是苏轼会为陈舜俞写下“最哀”祭文的核心原因。

此行他们似还探望了陈舜俞老师胡瑗的夫人,“巷人来观相叹喜,门外墙头闻唧唧”。陈舜俞的《雪溪》一诗似也作于此时:“少游溪上学……临流重感悟。”雪溪在湖州。

他们最后把苏轼一直送到了上海,并立即践行“人生莫作等闲别”,举办了第一次上海版兰亭雅集。

12. 李行李中

他们先是在今苏州同里古镇一带,“夜半月出,置酒垂虹亭”,苏轼“席上和陈令举”。

又在地处今上海的青龙江,在李行中的醉眠亭,大家为赴任密州的苏轼,进行了史料中最后一场送别。

这次雅集,堪称上海版“兰亭”。

《云间志》收录的醉眠亭